

丙年
四旬期第四主日

【蘇五9-12；格後五17-21；路十五1-3, 11-32】

潘家駿 神父

本主日我們稱之為「喜樂主日」。所以這個主日的進堂詠，就開宗明義地如此詠唱著：「耶路撒冷，喜歡吧！你們曾經憂傷的，要盡情歡樂，好能從它那安慰的懷裏得到飽飫。」然而為何在這充滿嚴肅與肅穆氛圍的四旬期期間，會以「喜樂」來作為四旬期第四主日的特徵呢？其根由是因為一方面，我們已經到達四旬齋戒期的一半，因此可以有喜樂和放鬆的一天；另一方面，因為過去是在本主日之後的星期三為那些準備在「耶穌復活節守夜禮」接受洗禮的候洗者舉行「開啟禮」（也就是「厄法達」禮，而今日的《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則是將之安排在聖周一、二、三或六，在為候洗者組織領洗前的退省中舉行），這表示這些候洗者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準備之後，如今時候來到聖洗禮儀的門檻處，已經可以預見他們就要從水和聖神再生，即將獲得罪過的赦免，並得列入天主揀選的人群中，因此引發整個被揀選團體—教會的歡欣和喜樂情緒。

今年禮儀年丙年的喜樂主日特別慶祝天主的仁慈，因為天主的仁慈正是我們之所以喜樂的最深原由。因此，第一篇讀經《若蘇厄書》就是在向我們講述，以色列子民因著天主的仁慈，在曠野中經歷四十年的天主保護，長途跋涉後終於進入預許的福地，天主從他們身上除去了埃及的恥辱。在第二篇讀經《格林多後書》中，聖保祿宗徒談的也是天主的仁慈，這仁慈使祂「在基督內使世人與祂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們的過犯。」而在本主日的《路加福音》裡，耶穌更是藉著蕩子的比喻來向我們傾訴天父的慈愛。

每當我們聆聽福音中這個被譽為「比喻中的皇冠與珠寶」或是「福音中的福音」的比喻時，我們總會被故事中小兒子蓄意的叛逆與荒唐，而與故事中的父親一起失望難過；也會因著蕩子的回頭，而與父親一起動了慈心；當我們聽到大兒子以忌妒、憤怒、多疑、固執面對弟弟的回來時，想必我們的心也會嘆氣糾結，但也因著父親的慈祥含忍而深深感動。是的，我們的整顆心被父親的心牽引著，雖然難過、失望、嘆氣、糾結，但也更在父親親情流露的忍耐與寬容中，體會到他的愛子之情是如此溫厚，滿有慈悲，並且充滿了哀憐之情，因而在聽這個比喻時，我們的整條心弦都因著父親的慈愛而被撥動了。這被慈愛撥動的心弦還不斷地在聽者的生命中迴盪著一個最根本的生命問題，這無可逃避的問題是：在面對故事裡的三個人物：小兒子、大兒子和父親時，我究竟是誰？

每當我們聆聽這一篇福音時，我們總會把注意力放在那位「浪子回頭」的蕩子身上。因為我們常常覺得這個迷失了的小兒子跟我們自己比較像。特別是每當我們覺得生活被罪控制著，而致使我們覺得遠離父家，流離疲憊時，我們渴望天父的溫柔觸摸，就如同比喻中的那位慈父，溫柔地觸摸小兒子的肩頭，並且將他擁入自己的心懷一樣。

我們平常把耶穌的這個蕩子的比喻又稱為「浪子回頭」。「回頭」意味著離家以後回家；曾經遠走高飛，而今迷途知返。我們從福音中得知迎接兒子的父親高興極了，因為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失而復得」。然而在這迎接迷途兒子的巨大喜樂背後，卻是隱藏了先前的巨大悲傷。「找著」的背後是「失落」，「回頭」之前一定經歷了「離開」。所以當我們沉浸在這充滿喜樂、溫馨的重聚時，我們必需先來品嚐一下在此之先的悲傷情節。當我們有勇氣深探離家的含義時，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什麼是回頭。

在小兒子離家前，他對父親說：「父親，請把我應得的一份家產給我吧！」接著福音這樣說：「小兒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來，就往遠方去了。」路加寫得如此簡潔，平鋪直述，很難讓人完全體會到此處所記載的情節其實是充滿了忤逆與傷人。這在猶太人社會是一項前所未聞的行徑，與猶太人尊重長輩的傳統完全背道而馳。雖然依照古猶太人繼承財產的法律，長子應該繼承全部遺產的三分之二，次子則是可以繼承遺產的三分之一。一個人在活著的時候，可以依自己的意願，把財產分給孩子們。而按照古猶太人的習慣，通常是在一個人臨死前，才會把財產分給孩子們。所以，除了把一小部分的金錢送給孩子當禮物之外，絕少有人在健壯之時就把財產分給孩子們。因此，這個浪蕩子向父親要求分家產，雖然於法有據，但在親情倫理上，可以說就是巴望父親早死。他向父親索求財產的態度無異於是在向父親說：「老爸！我等不及你趕快死。」

於是小兒子背棄了父親，帶著一分虛而不實的夢想，以及一分可觀的產業就往遠方去了。這裡的「遠方」，按照教父聖奧思定的解釋就是「忘了天主」的地方，而以聖保祿宗徒的話來說就是「與天主的生命無關」之處。因此，小兒子的離家是一個非常冷酷的行為，他的生活完全叛逆背道。的確，我們的生活大都比較貼切於這位小兒子，然而有時候我們忽略自己更像那位大兒子。在這大兒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忌妒、憤怒、多疑、固執、甚至看到我們那不易察覺的自以為義。我們雖然畢生「留在父家」，但卻與小兒子一樣迷失。

當聽到大兒子抱怨父親的那一番話時，我們或許會覺得並不陌生，因為這怨言也常常成了我們的怨言：「我努力了那麼久，工作得那麼長久，做了這麼多，還是沒有辦法得到別人的賞賜，還是沒有辦法得到別人輕易到手的。別人為什麼不邀請我？不感謝我？不尊敬我？注意力卻花在那個比我差的人身上？」是的，我們常常會為了別人一丁點的拒絕、一丁點的粗魯、一丁點的忽略抱怨，而一次又一次地在暗地裡或公開地咕噥、毀謗、嘀咕、哀嘆。我們雖然不想這麼做，卻克制不了自己。

然而蕩子的比喻並不是童話故事，並沒有以快樂的結局收場，也沒有告訴我們哥哥是否與父親及弟弟和好，反而留待我們去正視生命中最艱難的抉擇：是要信賴或是拒絕天主完全寬恕的愛？耶穌並沒有替我們做決定，因為只有我們自己才能作這個選擇。是要進屋內與父親及弟弟和好，並一同歡樂慶祝，或者是拗著自以為義的牛脾氣，拒絕父親的邀請，如何選擇，每一個人都得自己作決定！

至於比喻裡的父親，耶穌在這個比喻裡雖然只短短地用了「他還在遠處的時候，他父親就看見了他，動了憐憫的心，跑過去，抱住他的脖子，熱情地親吻他」幾句話，卻把父親的慈愛描繪得鞭辟入裡，躍然紙上。這位年事已高的父親，因著對孩子的愛，越過了年齡與尊嚴的藩籬，極力跑上前去抱住這個回頭的浪子。在此，我們看到天主對人的深情大愛，父親雖然只跑了幾步去迎接他兒子的歸來，但在親情慈愛上卻是跑了比兒子更遠、更長的路，狂喜地歡迎兒子的回家。

父親日復一日望眼欲穿的等待，等待的視線沿著家門外那條兒子常走的道路，癡癡盼望。如今這久盼的一刻真正來了，他的慈愛如止不住的洪流，決堤似地奔流出來；他滿懷慈愛地擁抱兒子，無言地表達他那無盡的慈愛。而那位經歷他鄉貧苦與羞辱的小兒子，連想好要對父親說的懺悔：「父親，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為你的兒子了，把我當作工人看待吧！」這話都來不及說，父親就吩咐僕人取來上好的袍子，恢復了他作為兒子的權力；為他戴上戒指，而讓父子的團圓與和好圓成他生命的重大標記；再讓僕人拿來鞋子，換下他腳下的破鞋，恢復了他作為兒子的地位。故事聽到這裡，我們已然發現這個比喻的故事情節雖然充滿背逆與死亡，但是父親的慈愛與憐憫卻滿有能力，能把死亡化為生命。是的，是父親的慈愛籠罩、環繞在整個事件中：他含忍兒子的背叛、不止息地等待、等待兒子回來後的欣喜若狂，而讓浪子回頭的整個事件顯出至美與至善。

的確，透過這則至美與至善的比喻，我們很容易發現到我們的生命旅程不只是小兒子皈依的旅程，大兒子也會隨時隨地出現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而我們總是把「父親」當成是一個不斷接受我們，寬恕我們，隨時等待我們回頭的角色。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的生命就還不夠完整，因為我們一直把父親當成是我生命中的一個「外人」。我們或多或少都經歷了生命的殘缺，我們一直不是在當小兒子就是大兒子，不是貪婪就是怒氣，不是情慾就是忿恨，不是輕薄就是忌妒，總有什麼留在每人心裡面。然而這則比喻不讓我們的生命只在大兒子或小兒子的生命裡徘徊，它更要幫助我們找到生命中作為「父親」的那一份角色。在耶穌說過的話中，我想最大的挑戰是這一句話：「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親一樣。」（路六36）天主的慈悲由耶穌的口中道出來，不僅是要表達天主是如何地願意賜給我們新生命與幸福，祂更是邀請我們要像天主一樣，向他人顯示同樣的慈悲。

因此，如果蕩子比喻中的含義僅止於人犯罪，天主就赦免，我們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自己的罪正是天主表現仁慈的最好時機。這種對蕩子回頭的解釋一點也沒有挑戰性，只會令我自己縮進自己的軟弱中，不停止地希望天主會閉眼不看那些罪過，不管我做了什麼，就讓我回家。這種不切實際的看法並不是福音所要傳遞給我們的訊息。因此，福音所要傳遞的真正訊息是：不管我是大兒子或小兒子，我受天主召叫的目的是去真誠地認識我是慈悲天父的兒子，我是天父的子嗣。是的，身為兒子與天主的子嗣，我們就是天父的繼承人。我們注定要步父親的後塵，把祂賜給我們的慈悲施予別人。因此，歸向父親最終的目標就是自己也成為父親。

有次照鏡子時，突然驚覺自己與我那去逝的父親極其相像。看著我自己的容貌，我突然看見了我所見到的父親容貌。他自卑、自負但又信心十足，我對他崇拜但又批評，我愛他卻又怕他。當我在鏡中看到我自己的容貌時，我驚呼我們兩個人怎麼會那麼像。我在震驚我和父親的相似處時，我也體會到我是他的兒子，我必需繼承他受人尊敬、懼怕、讚美、誤會……就像我父親一樣。同樣地，我們是那位寬恕和愛的天父的子女、子賜，盼望我們那一天在照我們心靈的那面鏡子時，我們也會驚覺到我們與天父是何其相像啊！阿們。